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三

泰誓論 宋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

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孰視而無二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

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

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

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

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春秋論上　歐陽修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

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

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恱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

慼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

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歐陽修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凡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

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懐讓國之髙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名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

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没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巳舉魯之人皆聽命于巳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巳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别嫌

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襃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曰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

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歐陽修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

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

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

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

臯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已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馬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馬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馬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

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

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有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功固非足以勝天

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

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

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

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一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

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

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

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徽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

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
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
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而
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
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
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
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
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

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

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

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説耳死生之説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説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説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至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

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

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

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怨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

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大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盖詳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其勢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

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䜭巳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巳悅也則又囂囂然以

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

也夫固繇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

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

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

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下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權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

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

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

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子之書

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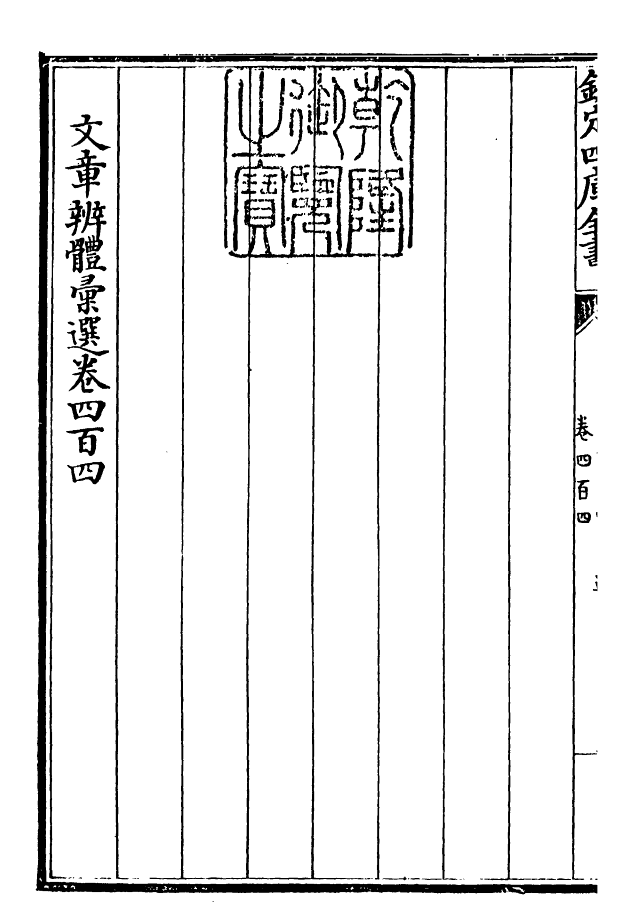
也後之効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

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

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

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

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五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四

六經論 明 宋濂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事之府也說志

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説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説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倫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二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葢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逺則有得

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

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于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大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

馬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顔曾之所以賢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氷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士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

哉

夏后之郊論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於天天殛之也

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論元年春王正月 王守仁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奥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説

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歴有所不能

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已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之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

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
必誅若宣公之税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
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
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
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
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
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
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

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用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

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附於亂逆誣聖賢之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此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

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巳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歴至武王伐紂之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説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子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巳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

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于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

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記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記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

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詩論　郭子章

余讀詩而知夫子之愛魯深矣詩有風有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風始二南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男女亂而邶鄘鄭衛之風變君臣失而王豳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之風變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游歌舞檜曹風變而

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槩也魯獨非列國乎獨非風
乎羽父𢎞隱意如逐昭哀姜宣淫桓公刻桷男女君臣
奢淫之風距列國何異孔子為政而無庚無郵衮衣章
甫之謡朝談夕議則其閭巷閨闥之間譏刺歌謡豈無
可擇以埀鑒戒而孔子不録曰若之何齒吾魯於列國
也比其終也載魯頌四捋於周殷雖以閟宫之僭而孔
子必録之曰吾魯文武之後周公之裔比肩周殷可也
繇是言之魯非無風删其風為魯諱也魯非獨有頌存

其頌為魯章也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如有用我吾為東周不欲匹齊於魯而必躋魯於周夫子愛魯之意何深哉非獨詩也書叙五誓湯誓牧誓之後繼以費誓春秋書弒君屢矣至於隱桓之際一則曰公薨一則公薨于齊魯有一善不必其鉅也惟恐其匿有一惡不必其細也惟恐其不匿聖人之為人臣固如此宋之無風猶魯也其頌商頌宋也孔子固宋之後也尊尊親親其義一矣或曰聖人作經公於萬世而私

魯宋乎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去魯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一去國而遲速之道異則知聖人于魯無不用其厚矣而敢書淫弑之風為父母羞乎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非聖人不能敘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存列魯頌以章之詩亡作魯史以續之孔子之愛詩如此其至也而以其章續之功寄之魯也愛魯也

詩論 鍾惺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為詩者也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事其文其

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絶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為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為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為詩之指歸盡於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

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傅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為詩盡於吾之注即考亭自為說詩恐亦不盡於考亭之注也凡以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畫天下之為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

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為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於學官以考亭注為主其亦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稍為之導其滞醒其癡補其踈省其累奥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異於前者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予能

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強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異於漢漢之不異於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於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為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為經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六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五　以下理論

六家要指論　漢司馬談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隂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隂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

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隂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愽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髙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强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

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虚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

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窽窽言不聽姦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

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仁孝論 延篤

觀夫仁孝之辨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歸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

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踈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踈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

非仲尼序回參之意盖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辨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羮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殁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

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夫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鮮孫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正交論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
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悲自此以降
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
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
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
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

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盖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交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

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
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于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
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
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
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
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
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

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游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埶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

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

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災異論　荀悅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已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

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禰消实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
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顔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
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
禀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挍之古今乘其三
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伍以變錯綜其紀
則可以髣髴其略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
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
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

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者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

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顔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

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

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於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辨道論　魏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

城有郁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宫殿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宫崑崙之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元黄所以娱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以悦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也

令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

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間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

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畧也烏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人之梟將巢於吴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吴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

人也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古士之與凶人乎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

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黄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濵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黄石之符誦三畧之説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説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

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

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曰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武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荀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

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譬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言馳驟於蠻夷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歴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賔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

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

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
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
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後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
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
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
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
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

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顔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讃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覦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

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盖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盖笑蕭望之之跋蹟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捭袵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璠璵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

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主客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

迴而辰極猶居之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由執其中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
事於斯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高應龍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六

難自然好學論　晉嵇康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太樸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

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捨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

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毁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悦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

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塗則通非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

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虛堂為丙舍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攣傴襲章服則轉筋談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茍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

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明膽論 嵇康

有吕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决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

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無所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遠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

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
蔽明不徹達故惑於朦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
不斷乎故霍光懐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
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
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
之不可勝言也况有覿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
於迨泰清者乎若思衆之倫為能自托幽昧之中棄身
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

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
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
猶復有疑愚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
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
今子欲棄置渾元据摭所見此爲好理網目而惡持綱
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
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
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貫

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為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茍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子洪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

立勇有所撓也夫惟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
奬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
為主延年奮發勇氣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
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
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業子
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
有所生明以陽燿膽以陰凝豈可謂有陽而生陰可無陽
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毋暴虎

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邪幸更詳更不為辭費而已矣

釋私論

嵇康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

者匿情矜忲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為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

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
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
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思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
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
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為善
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
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
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

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况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

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授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况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

愚以成智恐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恐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

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隱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惜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己未有功朞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

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拙措為工唯懼隱之不微惟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兹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冐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而患措之

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太宰嚭耽私卒亨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内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

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

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絶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聲無哀樂論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

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滞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

及宫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

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

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内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别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嘆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

舜之德然後嘆美耶今亹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托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徒假志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

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茍哀樂由聲更為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别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

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為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為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為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

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絶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

感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
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
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
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
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
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
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
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

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見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為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

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診視驗也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頴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

無常之聲則頑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下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别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

者肌液肉汗蹴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
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
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
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
心此必為至樂不可托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
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
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
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

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朁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見録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

願重閒之主人荅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牲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獸鳴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

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闗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挍其音耶觀氣探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闗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

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信或作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

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

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邪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與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

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辯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

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狡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茍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髙變衆而節數以

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盖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慱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

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輙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絶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内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

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賔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懽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懽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

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懽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懽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荅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慼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

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温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真主何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雖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

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慼不慼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懽之用盖閒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

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壊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顔悦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愉則怙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内

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

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内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黙然從道懐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内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䏍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

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適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

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

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絶其太和不窮其變損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太羹不和不及勺樂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懽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

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或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

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十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

而無驗志以厭衆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眹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恐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乎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效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

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禀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

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唯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
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
則聖人爲政之由也乃若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
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冦可謂
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兹之釁而尋艱
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

而建賊有之論賊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禀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

具者深列有形之故戲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
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
溺其成説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
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返遂薄綜世之
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言人情所殉篤
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染其衆也是以
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
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

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怠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

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於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絶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析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

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説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懐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茍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

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

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紘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

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盖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斯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讓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于瘳病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

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令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矣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㢢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忌於諒哉

辨命論 梁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時有在丹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
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
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
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
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
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

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悦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

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勲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瘞其尾宣尼絶其糧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口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

巘巘弟璡並一時秀士也巘則闗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嵐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徼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隷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惚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耀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顔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録星虹樞電貽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劔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

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雎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顔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于縣長相如卒于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

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
爲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脈風行
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
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
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鴟梟鸞不
接翼是使渾沌檮杌踵武于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
於巖石之下横謂廢興在我無繫于天其蔽五也彼戎

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酖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清丘鑿齒奮于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

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于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帝殷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庭

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閗河漢
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
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
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
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
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

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弟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